

听，
雪化的声音！大江
摄

进出的门

□ 南通 刘伯毅

我们每天面对的最多的是人，其次就是门了。没有人没见过门，也没有人一天几次三番地出入这门那门。就在这进门出门的过程中，有些事成了，有些事坏了，有些事悬而未决。沉默的门见证着人的喜怒哀乐，酸甜苦辣。

人的一生要进出多少有形的门？我不知道。还有许许多多无形的门，逼迫人进出，更是令人畏惧担忧。

我们的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进了生命之门。生命的大门被我们那双稚嫩的小手轻轻叩开，生命的图景次第映现在眼前，悲欢离合上演殆尽，生命之门最后又重重黑暗地合上。生命，其实说透了就是从进门到出门的一段时间距离。

门是忠实的，从不自作主张随意地开闭，坚守着主人赋予的职责。紧闭的门是严峻的，犹如主人冷漠的脸，敞开的门是热情的，犹如主人挂在脸上的微笑。

人与人之间似乎永远隔离着一扇门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情感与性情的叠合似乎永远是一种奇异的诱惑，“人心隔肚皮”，进出的门横亘在我们交往的路上，即便门扉虚掩，即使你进入了他（她）的房间或世界，即使你不停地敲门，但又怎能断定你就能走入对方灵魂的门？

当今世界日新月异，有形无形的门变化太

快。譬如豪门与寒门，有的人出身富贵，家庭显赫，但醉生梦死，不思进取，成为纨绔子弟，最后没落破败；有的人出身柴扉，饥寒交迫，但志向远大，勤奋刻苦，经过锲而不舍的追求奋斗，终于成就一番事业，成为豪杰名流。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，其实就是一扇又一扇的门。

人生有许多门是紧闭着的，除非你找到了开门的钥匙，破译了开门的密码。人的一生总是在不断地进门和出门，没有开门的钥匙、密码，就用敲门砖，像鲁迅先生所讥讽的科举制度那样，一旦进去了，就把敲门砖随手扔掉了。现在这样的敲门砖比比皆是，譬如把出国留学讲学当作曲线救己，提高学术声誉地位的敲门砖，把婚姻当作政治联姻、经济联营的敲门砖，把金钱美女当作攻关行贿的敲门砖，把关系网当作投机钻营的敲门砖……

门是用来出入的，但人常常不能随心所欲地进出。门难进，脸难看，是人普遍的感受。有时削尖脑袋进去了，却发现错了，叫苦不迭。本来想拜访真理，却闯进了谬误的房间；本来想与天使会晤，却做了魔鬼的座客；本来握着廉洁的钥匙，却打开了腐败的锁……

人生处处皆门，我们也时时都在门里门外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几乎每天都需要不断地进门和出门，否则你将一事无成。

初春的那一缕阳光

□ 宝鸡 毛伟涛

初春的阳光，暖暖地铺满整个院子。天空中，朵朵白云，时卷时舒，悠闲地飘荡着。几只不知名的小雀忽然飞下来，翻飞旋转一圈，又叽叽喳喳叫着溜走了。

母亲半躺在椅子上，微微闭着眼，沐浴在阳光下，满脸的安详和祥和。她头发稀疏斑白，脸颊下陷，多日的伤痛，让她虚弱了很多。

前些天，因为下雪，院子湿滑，母亲出门时摔倒在台阶上。下午下班后，我才得到消息，还是邻居王婶告诉我的。我几乎忘了，是怎样把母亲送到医院，只记得内心的愧疚和不安。

一番忙碌之后，医生诊断为左手臂骨折，骨折！妻子上班时，母亲都说没事不要紧的，没想到竟然是骨折。可怜她老人家了，竟能忍着疼痛坚持到我下班。

同病房的都是骨伤病患者，临门病床上住的是一位大妈，家离医院近，每天打完吊瓶就回家。中午的时候，都是老伴做好午饭来接她。有时也会送饭来，告诉大妈今天用了什么食材，多有营养；告诉她孩子们怎么问候她的，让她好好的配合治疗不要心急。临走的时候，对我们这些陪护的家属说，晚上就睡在她的床铺上。

闲暇时，大妈常常和母亲拉家常，说说过去，谈谈儿女，说到动情处，一番的感叹，一阵的激动。她也经常安慰母亲，不要太担心，慢慢都会好起来的。

病房里的另一位病人是在车祸中骨折的年轻人，脚骨受伤，两个月了，脚上的窟窿还不见好。陪伴他的是他的大姐，姓李，说话大嗓门，笑声爽朗，热心肠。除了照顾弟弟，还操心着，这家吊瓶完了，那家该吃药了。每天的两次热水，她都会张罗着为病房的每个人打满，仿佛整个病房住的都是她的亲人。好几次，母亲上厕所都是她陪着的。

时值初春，夜晚还是天寒风冷。来回地奔波和母亲的伤病，让我内心惶惶不安。病房内的互相照顾，却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，恰似冬日里的一抹阳光，驱散了心头的阴霾，在爱的暖阳里，一切焦虑和不安都化为乌有，只有感恩流淌在心间。

陪伴在出院不久的母亲身边，为她捋捋头发，整整衣角，让阳光洒下来，慢慢地充盈整个身体，把温暖留在母亲身边，让这个初春不再寒冷。

姐姐在院子中，清洗着母亲的衣物，阳光照在她的脸上，满是光辉。她轻轻地搓着衣服，轻轻地和母亲交谈，偶尔也会轻声埋怨几句，把母亲当成了孩子。妻子在厨房忙碌着，缕缕阳光从窗棂中铺散在案板上、灶台上，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围着他不停地变换着。阳光真暖，饭菜飘香，儿女近侍膝下，母亲啊，你会很快好起来的。

母亲在椅子上享受着这暖暖的阳光，享受全家在一起的温馨。我依在母亲的身旁，内心暖暖的。我在享受着亲情带来的快乐，享受全家在一起的欢愉。此刻，阳光，洒在院子中，好暖，好舒服。

阳光越来越盛，灿灿的，更加的温暖。母亲盆栽的樱桃在微风中摇曳着，努力绽放出它的那份绿意。

生活本就是修行，尝百态，品红尘。初春的阳光难得，心中的阳光却能永存，幸福常在，只要我们用心感受。请好好呵护这一缕缕的阳光，在前行的路上，我们才能无悔无怨。

陆游的长寿经

□ 庐江 高申杰

陆游，人称“寿星诗翁”，享年85岁（1125~1210年）。

在那蛮荒时代，缺医少药，陆游竟然快要活到米寿，说来实属罕见。

陆游是南宋著名诗人，是“上马击狂胡，下马草草书”的沙场将帅，殊不知，他也是一位铁杆“体迷”和运动健将。

骑马围猎，是陆游的最爱。他曾耻笑并忠告城市中那些寻花问柳的纨绔子弟：“寄语长安众少年，妓围不似猎围豪”。

蹴鞠和打马球，也是他喜爱的项目。在《晚春感事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少年骑马入咸阳，鹤似身轻蝶似狂；蹴鞠场边万人看，秋千旗下一春忙。”诗中所说蹴鞠，就是类似当今的踢足球。还有，他在汉中为宣抚使王炎的幕僚时，写了一首《山南行》，对蹴鞠场景作了十分具体生动的描述：“地近函秦飞俗家，秋千蹴鞠分明曹。”大意是说，蹴鞠比赛队伍分成两边，球踢得十分激烈精彩。在抚州任职时，他写了《三月二十一日作》，其中“蹴鞠墙东一市哗，秋千楼外两旗斜”两句，从另一侧面生动描述了观众无数、呐喊助威声震市井和球赛的动人场面。由此可见，陆游是古代实打实的铁杆球迷。

“击鞠”，陆游也很痴迷。“击鞠”是古代的一种马球运动，人骑在马上用棍棒打球。陆游在《忆山南》、《喜而有赋》、《冬夜闻雁有感》等诸多诗篇里对此项运动均有精彩描述。从他的“打球骏马千金买”、“日射尘红击鞠场”、“洮州骏马金络头，梁州球场日打球”这些诗句中可以惊悉：陆游还是个征战球场的马球运动员和叱咤球场的赫赫战将。

除了喜欢一些体育项目之外，陆游还喜欢适度劳作，将劳作也列为修身养性的必修科目。仅举扫地一例，可见一斑。他不仅常常扫地，而且吟诗记之，他写了《扫地》一诗，从正反两个侧面阐发了对这项司空见惯活动的独特见解：“一帚常在傍，有暇即扫地。既省课童奴，亦以平血气。按摩与引导，虽善亦多事。不如扫地去，延年直差易。”由此可见，他健身的高尚性，洁身自好、矜持自重的纯洁性。除了扫地，他还有种花植草好雅兴，在他认为，这项运动既活动筋骨，强身健体，又可赏心悦目，陶冶情操。他在《种花》这样说：“苍兰移取偏中林，余地何妨种玉簪。更乞两丛香白合，老翁七十尚童心。”

这也难怪，陆游“老翁七十尚童心”，“八十老翁顽似铁”。爱写诗又爱运动，这就是陆游的长寿经。